

九曲剡溪记

杨献平



肖宏 摄

剡源九曲,是奉化溪口西部的一段曲折溪流,亦是承载着几千年文脉的山水地域。剡源九曲,即六诏、群驻、两湖、柏坑、三石、茅渚、班溪、高岙、公棠九地。元代诗人陈子昂有诗组《剡源九曲》描绘此景,其中颇有妙句,如“观埋尘土鹤群少,六诏空山自白云”“石林苍壁闲来往,竹素园中夜读书”等。与陈子昂同时代且同为奉化溪口人的陈流,在《剡源九曲图记》中也说:“余乡九曲实蕴秀丽,有晋贤之遗风焉,非若武夷无人之境也。居士莫能知,而天鼓象贤知之。象贤既写之,为图而系之以诗,天鼓又俾余作文以记之。人以境而胜,境不以人胜乎!”

奉化九曲剡溪,虽然全长只有25.5公里,却堪与武夷山之九曲溪相提并论,光彩照人,造化极盛。

剡溪之美,美在柔缓、亲和、妖娆与丰沛,也美在其与一方土地的深度和谐。剡溪发源于新昌之老庵基山,山虽然不高,但覆盖面积极广,其中尤以奉化境内的风景更为动人。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剡溪之流,九曲回肠,处处都有撩人胜景与人文胜迹,如六诏村王羲之墨池、群驻村钱王庙遗址等。其水流东迤北汇,湖泊清澈,水可见底。沿途两边的苍崖之上,繁花悬挂,树木苍翠。山间也有小的盘谷,竹素园中,清风贯穿,令人神怡。

天下之山,大地之水,不论是突起还是潜藏,其行或刚劲、或柔绵,或浩荡、或沉静,总是泽被众生,滋润万物,也使得这一方山水具备深刻的人文品质。正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剡溪在奉化之内富有张力的曲折环绕,以及其自身蕴藏和生发的诸多物产,使得居于此地的人们,获得了生存和生活中的自然恩赐,在长期的文明历程中得到了性情上的淘洗、催化与铸造。

剡溪的人文渊源,影响最大的,当数“书圣”王羲之隐居的剡源村。其位于天台山与四明山的交汇处,是奉化九曲剡溪之源头所在。355年,时任会稽郡内史的王羲之辞官,于剡溪赋闲隐居。晋穆帝司马聃先后六次以诏书召王羲之之任职,王羲之不从,在此以天地为师,潜心书法,养鹅弄花,过着一种悠然

自在的宁静生活。

艺术之大道,本是效法自然的。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强调:“为五行之秀,人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与天地同心,洞彻其奇崛流变之形状、鬼斧神工之造化,方能使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钟灵毓秀之神韵,进而走向上乘与卓越。遥想当年,王羲之在这山川溪流之间,潜身体察与感悟自然的幽秘神妙,对他的艺术创作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羲之所在的村落有一奇妙之地,名曰“晚香岭”。据《剡溪乡志·氏族》记载:“尝于将晚时经过是岭之阴,两山颺颺作响,想此岭当初林木丛杂,至晚响彻山谷,故名晚响。”后人将“晚响”雅化改称“晚香”。

剡源村至今还有王右军庙,是为后人怀想这位大书法家的见证。一个人、一位艺术家能够创造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能够在世间得到如此的敬重,想来也是天地给予的巨大造化。在庙前,想起那著名的《兰亭集序》,不禁令人心神摇荡。在其书法中浏览凝思,确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天地之间的神韵,激荡而丰润,自由而独创,这等妙品,难怪后人仰之、习之不辍。

剡溪似乎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为诸多后世文人的朝圣之地。这也让其成为一条流动的中国诗词与艺术之河,在与之相关的诗词和书法绘画作品中,蕴含和呈现着中国历史的变迁与艺术精神的递进。

行走在剡溪之畔,我感觉身心清朗,那自然的清幽气息与人文艺术的光亮,无形而又强大地袭来。几乎每一处风景,都迸溅着古老而新鲜的诗意。即便是村舍背后的油菜花、河边的青草、横越水池的蝴蝶,仿佛也携带了非凡的灵气气质。我们的民族,总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创造中发展的,一条河,也以其智慧的容纳与开拓,乃至长时间的静水流深与无声润泽,助力这一方水土吸纳日月之精华,提取出耀眼的人文之光。

人在旅途

采风十载仰群力

赵敏刚

《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分为文字版和音像版两种。其中,文字版共21卷、约545万字,收录380余位吟诵传人的文字访谈录,2022年由现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出版。音像版数据库达160G,共收入330余位吟诵传人的约6000分钟的吟诵音像,由现代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这也标志着这一重大项目历经二十载艰辛终于圆满收官。回首该项目自2006年启程、2010年立项、2018年结项,直至2025年音像版完成的漫漫历程,笔者作为主要参与者,不禁感慨万千。

吟诵,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脉的读书方式,曾是中国读书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声音记忆。从先秦的“诗言志,歌永言”,到唐文治先生的“读文法”,吟诵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心灵。然而,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传统断裂,吟诵以惊人的速度从神州大地上消逝。当我们于2006年开始这项抢救工程时,会吟诵的老先生年龄已在80岁以上,且以每年数十位的速度递减。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一次抢救民族文化基因的紧急行动。

15年间,我们的采风团队足迹踏遍全国27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并赴日本、韩国等国家,累计录入近千位吟诵传人,搜集300多位传人的历史音像资

灯下漫笔

料,获得原始影音材料超过10T。其中既有周有光、叶嘉莹、南怀瑾、姚奠中、戴逸、范敬宜等学术大家,也有散落在乡野村落的耄耋塾师。他们的声音,或苍劲、或温婉、或慷慨、或低回,共同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的活态读书声音档案。如今,大多数老先生已经作古,这些录音录像已成绝响。每念及此,我们既为抢救及时而庆幸,更为未能更早行动而遗憾。

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够完成,仰赖各方的鼎力支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将本项目列为重大项目,为采风工作提供了根本保障。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对文字版和音像版的两次资助,使这些珍贵资料得以公之于世。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及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为课题组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平台和学术支撑。感谢现代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使这部巨著得以高质量出版。

我们深深感激所有接受采录的吟诵传人及其家属。周有光先生以百岁高龄多次接受采访,吟诵如流;陈以鸿先生90多岁多次进京授课,分文不取;萧萧梦先生在斗室之中以吟诵支撑生命;叶嘉莹先生连续5天8次接受我们的采录;史鹏先生拖着病体为我们组织采录……这些先生不仅传授了吟诵之技,更以其人格风范诠释了中华士人的精神气节。

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参与采录的志愿者和各地协助单位。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李志华、临

沂的梁士国、苏州的魏嘉璐、广东的吴永鑫、四川的王传闻、北京的李伯良、湖北的穆兰、浙江的叶金锋、安徽的朱晓飞等各地采录组织者,不计报酬、不辞辛劳,为抢救吟诵付出了巨大努力。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使得我们的采录能够覆盖如此广阔的地域。

此外,特别感谢徐健顺,他是吟诵抢救事业的早期发起者和核心推动者,在项目前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感谢朱立侠、海珍、宋振银、龚昊、刘奶景、彭听、梁粤桂等核心采录成员,他们长年奔波于田野,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吟诵资料。感谢韩经大、左东岭、冷卫国等学界同仁的指导与支持。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我还必须特别提到本书的重要贡献者朱立侠,他自2009年加入团队以来,始终奋战在采录第一线。正是他的学术功底、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使得本书的编纂工作得以高效优质地完成。

最后,还要感谢时代。中华吟诵的抢救与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缩影。从最初少数学者的孤独呐喊,到如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出硕果,从吟诵濒临绝迹到成百上千教师学习、成千上万学生受益——这条道路虽然艰难,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希望。正如我在采录感怀诗中所写:“采风十载仰群力,雅乐弦歌满士林。”愿这部《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所保存的声音,能够穿越时空,让后世子孙仍能聆听到祖先的读书声,感受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他乡寻岸

陈建瑜

傍晚,我与几位同行搭乘航班,从北京飞往湖南衡阳,赴一场实地考察。飞机降落在南岳机场时,夜色已沉沉压下,将整座城市裹进静谧里。那晚,我独自待在酒店房间,想起飞机上看的那本白先勇的《台北人》,藏在文字深处的身影,一个个浮现在眼前:旧时代的遗民、半生漂泊的旅人、被命运碾碎期许的失意者,他们远离故土,心底压着沉甸甸的过往,绵长回忆无处安放、无从寄托。

次日,我们在衡阳一路行走、考察。席间闲谈时,有人笃定地说起,要把项目扎根于此,深耕这片热土;也有人随口感慨,在外奔波半生,终究还想叶落归根。在此起彼伏的交谈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一个多年前,在遥远南美邂逅的湖南人。

那是2005年的深秋,我随考察团远赴巴西。抵达里约热内卢时,脚下是南半球的盛夏,空气湿热黏腻,日光亮得晃眼,周遭的一切,陌生得让人恍惚。我们拖着行李走出通道,看见接机的人举着一块牌子站在人群中。他身形不算高大,皮肤晒得黝黑,脸上的纹路刻着岁月与风霜的痕迹。见我们走近,他微微颌首,上前稳稳接过行李,轻声自我介绍:“我姓陈,接下来的行程,由我负责安排。”

接下来的20天,他始终陪在我们身侧。他话极少,从不主动参与闲谈,多数时候只是默默握着方向盘,载着我们在巴西的城市间穿行。偶尔有人询问当地情况,他的回答永远简短、精准,不多说一字。但他做事,

心香一瓣

多年前,我带女儿去福建师范大学参加考试,见到校园里有一棵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的大榕树,但没有来得及仔细观赏。几年后,当我旅居赣州时,才真正了解榕树并为其震撼。尤其是那些盘根错节的气根,视觉冲击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从珠江三角洲到澜沧江畔,从岭南水乡到宝岛台湾,榕树在中国南方织就了一张绵延2000公里的绿色网络。文献记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时,榕树便随商船在岭南扎根。至唐宋时期,这种“南方嘉木”被诸多文人墨客写入诗词。苏轼谪居惠州时写下“榕树暗廊腰”,杨万里在桂林惊叹“榕树梢头访古台”,柳宗元笔下的“榕叶满庭莺乱啼”,更让这南方树种染上了诗意乡愁。

同福州一样,榕树也是赣州的城市树。赣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文古迹甚多,好玩的地方也多。初到赣州时,我喜欢漫步市区街头,一切都看着有趣,但印象最深并引起我思索的还是榕树,尤其是那些标注着几百年树龄的古榕树,常使我陷入无尽的遐想。

记得有一次路过市区黄金广场附近的一片榕树林,榕树下的气根像一个一个青筋暴跳的硕大手掌,霎时把我震住。久居北方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观,于是蹲下身子,对着这树根抚摸着良久,之后又用手机拍下照片。后来我才知道,赣州中心城区范围内纳入古树名木保护的古榕树便有近400株,百年古榕随处可见。江畔、路边、公园广场、单位庭院、居民小区遍布榕树,本地榕、大叶榕、小叶榕、高山榕、橡皮榕、红皮榕……“古榕当街,人车绕行”成为赣州一景。

我认为,榕树最美之处就在于根。这些须根如同迷宫般缠绕,顺着主干虬结交错,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展示了生命的顽强与美感。树干上生长出的气根慢慢向下延伸,随着时间的增长,一直插入土中,支撑起茂盛的大榕树,有的榕树支柱数量甚至可达千条以上。它们不仅稳固了树木,而且使得树冠不断扩展,枝繁叶茂,绿荫如盖,在炎炎夏日为人们带来清凉与惬意。

人们常说“独木难成林”,但榕树是个例外。作为生存竞争激烈的热带雨林中强有力的竞争者,榕树

南方有嘉木

孙建清

的目标不仅是活下来,而且要达到“独木成林”的状态,一棵树撑起一个生态。

在客家大道旁驻足,会发现有的榕树下被水泥沥青等物覆盖,但树根冲破了坚固的封锁,凸显出不屈不挠的筋骨。这些落地生根的古老生命真的是非常独特,一方面始终保持向上生长的锐气,一方面又葆有向下扎根的定力,可以说既谦卑又坚强。仰望一株巨大的榕树,犹如看见震撼的生命宣言。榕树的性格,令人感佩。

榕树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生命力、团结,以及家族根基的深厚与代代相传。由此我想到,赣州是客家摇篮。客家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支,其中部分人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与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血缘和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最终形成客家民系。众多中原人跨黄河、过长江,在万里迁徙中孕育、扎根、绵延、播迁,那些交错的树根,不也是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落地生根、坚韧生长的写照吗?

南方有嘉木。赣州的榕树,几乎有着和古城一样悠久的历史。许多次走过榕树,我都忍不住深深凝望那些起伏的树皮和树根,久久不愿离去……

人生之悟



枇杷满枝头

流 沙

5月在北京旅行时,路过望京的一家水果店,看到店中在售卖枇杷,黄灿灿的,甚是诱人。不由感叹发达的冷链技术和便捷的物流网络消弭了时空障碍,带来枇杷这种原本江南特有的物候水果,让北方人可以在初夏就品尝到属于江南的鲜甜。

枇杷是“夏之初果”,它不违四时佳气,在五月中下旬进入丰果期,正如诗人白居易所云“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立夏之后,枇杷如果黄了,杏子、杨梅、早桃等其他果子就会像得了口信一样次第成熟。街头巷里的铺子上,摆满刚刚采摘下来的各种时令鲜果,整个江南沉浸在水果的芬芳之中。

在江南,最出名的当数苏州的东山枇杷和杭州的塘栖枇杷,“东山白玉赛美玉,塘栖软条蜜中珍”,写出了它们的品质特点。这两种枇杷均皮薄汁多、口感极佳,其中塘栖枇杷还有列入朝廷贡品的文字记载。枇杷虽好吃,但过去保存和运输很困难,古人说其“剥皮食肉,一触即坏”。在古代,要将这份娇贵的初夏果子送达京城,需要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岭南荔枝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句,用来形容运送枇杷之难也是贴切的。

在我心里,江南的夏天,就是从这抹黄色开始的。丰子恺的家乡浙江桐乡,与塘栖枇杷产地水网相通。在他的散文《塘栖》中,枇杷作为不可或缺的主角,彰显了江南人特有的闲适:“雇一条乌篷船,顺着水路悠悠然晃荡,喝着黄酒,剥着刚上市的新鲜枇杷。”而在他的画作中,枇杷也是重要元素。芭蕉、樱桃、枇杷,还有一个眼巴巴的垂髫小儿,江南人家岁时更迭中的“小确幸”,都会画中出现。

枇杷是南方物种,过了秦岭淮

河这条地理分界线,就很难栽种了。枇杷的生长节律是“秋日养蓄,冬季开花,春来结子,夏初成熟”,它的花朵和幼果是在寒冬腊月中度过的。北方冬季漫长,气温太低,它的花和果会被严重冻死。即便勉强熬过冬天,结出果子,无论果形还是口感,都难与南方果子媲美。当然也有例外,可在大棚种植或者改良培育耐寒树种,但我总觉得,这脱离了地理环境和四季轮回种出来的枇杷,已不是江南的本味了。

在江南,初夏、白墙黛瓦、雨后枇杷等元素总是相连的,常被古人写入诗中,成为一种典型的东方审美。而这也是江南人生活中的一种隽永日常,是一份难以抹去的记忆。总是想起小时候老屋池塘边的两棵树,一棵是桃树,一棵是枇杷树——曾祖母说是曾祖父当年亲手所植,它们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味觉记忆。我知道,吃了枇杷果,家里就要收割麦子了,而吃了桃子,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辛苦的“双抢”要开始了。

树是有寿命的。后来,那棵桃树先行枯死,紧接着,那棵枇杷也不明缘由地枯死了。那一年,我们从老屋搬离,住进了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曾祖母、祖母等亲人一个接一个离我而去,顽皮的我突然变得喜欢清静,也喜欢上了读书。我的生活有了方向,也有了忧愁,我的童年就是在那一年结束的。

岁月带走了记忆中的老屋,还有桃红枇杷。但初夏的风一吹,总有新的枇杷在江南的烟雨中成熟。在这周而复始的酸甜里,生命本身也成为一场不断告别又不断重逢的初夏。只要唇齿间还有那一口熟悉的鲜甜,我所挚爱的亲人都还在的初夏,就在记忆里中温润长存。

朝花夕拾